

湖南卫视、央视一套热播大戏

《隋唐英雄》影视小说

赵锐勇 徐海滨 骆烨 张勇 任峻 等著

隋唐英雄

之谁与争锋

盛衰虽有替，成败岂无凭？
重回隋末十八路烽烟，看谁是乱世真英雄！

汇聚两岸三地影视群星
创造十年荧屏收视奇迹

张卫健 赵文瑄 刘晓庆
张 睿 陈 冲 余少群
杨 洋 刘梓娇 孙耀琦
叶祖新 蒲巴甲 等倾情出演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隋唐英雄

之雄与争锋

赵锐勇 徐海滨 骆焰 张勇 任峻 等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唐英雄之谁与争锋 / 赵锐勇等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399-7151-3

I. ①隋…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5093号

书 名 隋唐英雄之谁与争锋

著 者 赵锐勇 徐海滨 骆烨 张勇 任峻等

责任编辑 王雁雁 王宏波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茂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8 × 1000毫米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390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151-3

定 价 32.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一、平陈	001
二、江都	008
三、卖马	013
四、成亲	019
五、施计	025
六、错失	035
七、坐祸	042
八、宫计	052
九、夺宗	064
十、进京	075
十一、风波	086
十二、帝崩	090
十三、起事	096
十四、瓦岗	111
十五、争风	125
十六、攻寨	132
十七、救驾	139
十八、离间	147
十九、梦兆	157

二十、劫杀	174
二十一、金岭	182
二十二、打擂	192
二十三、许亲	199
二十四、买祸	209
二十五、隋亡	221
二十六、临潼	233
二十七、虹霓	244
二十八、离乱	263
二十九、禅位	281
三十、争宠	293
三十一、遗珠	300
三十二、另投	309
三十三、洛阳	324
三十四、再战	337
三十五、终结	357

一、平陈

早春二月，寒意袭人。公元581年的春天，注定是不平凡的，它将在历史上留下既浓墨重彩，又惨淡苍白的一笔。浓墨重彩是对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而言，而后者，则是对北周后主周静帝宇文阐而言。因为正是在这个春天，周静帝以杨坚众望有归而下诏宣布禅让。杨坚三让而受天命，自相府常服入宫，备礼即位于临光殿，定国号为隋，改元开皇，史称隋文帝。隋朝结束了中国历史上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300年的分崩离析，开创了又一个大一统时代。与其说这是杨坚的幸运，不如说是时代对这位盖世英雄的选择。

春风浩浩荡荡地吹过原野，吹得“禅让台”的大旗猎猎作响。朝天的号角声声，雄浑而威严，那厚重之音铺天盖地传来。铁甲整齐列队，在阳光下发发出灼人的光。

杨坚神情肃穆，面沉如水地接住北周皇帝的玉玺，端在胸前。他的身后，是杨勇、杨广、杨秀等爱儿，以及与他一同走过患难历程的妻子独孤皇后。他威严的目光扫过禅让台下群臣的面孔，文武百官立即跪地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杨坚即位之初，中国大地仍划江而治，且时间已长达三百年。晋朝人郭璞曾预言：“江东分王三百年，复与中国合。”而此时，正如隋朝行台吏部郎中薛道衡所说：“这个三百年，就要到了。”即位以后，杨坚殚精竭虑，励精图治，为统一大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开皇八年，即公元589年，隋文帝发20万大军伐陈，命晋王杨广为行军兵马大元帅，李渊、杨素为行军兵马副元帅，太子杨勇监军，高颖、韩擒虎、贺若弼等数十位大将为先锋……隋军一路所向披靡，陈朝守将望风而逃。不久，隋朝大军兵临陈城建康城下。

此时的江南，正处于南朝后主陈叔宝的统治下。陈叔宝其人，生就一副后主模样，他率性而为、大建宫室、生活奢侈、不理朝政，日夜与妃嫔、文臣游宴、作词。他后宫的艳女佳丽无数，最受他宠爱的是张丽华和孔贵嫔。

面对隋国大兵压境，陈后主干脆放弃以卵击石的无谓抵抗，终日吟诗作赋，沉湎歌舞，试图以此忘却亡国之惧，保持君王穷途末路时最终的矜持和尊严。

这会儿，陈叔宝左边拥着张丽华，右边拥着孔贵嫔，看宫女们随着婉转的丝竹轻歌曼舞。一曲《后庭花》袅袅而来：丽宇芳林对高阁，新装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

听得兴起，陈后主微闭双目，双手和着节拍轻叩几案，摇头晃脑，神色陶醉。

这张丽华不愧为陈朝第一美人，美如仙姝，七尺长发乌光鉴人，被两名近侍捧在身后，有鹤立鸡群之姿，但她脸上一片忧戚。

陈后主忽然睁开眼睛：“错了，错了，又错了。”

歌声打住。

陈后主绕出酒案，款摆腰肢，轻挑纤指，咿咿呀呀地示范起来：“‘妖姬（哟）……胜

似……花（啊）……含蕊……玉树（呜）……流光（昂）……照后庭（嗯）……”他的假声妩媚不输少女，节奏和呼吸技巧极尽一唱三叹之妙。

一片喝彩和掌声旋即把他的演唱淹没了。

一个大臣手里捧着一摞奏折急急走进，显然是军情紧急，却被一个太监伸手拦住。大臣踮起脚尖往里望望，神色焦虑而又无奈，只好将奏折放在门口。宫门两侧，已经堆起两大摞雪白的公文。

此时，陈后主的妹妹慧儿闯了进来，后主并未看她一眼，慢条斯理地站起来说：“乐调尤欠飞扬，词意递达尚不够精准。宫、商、角、徵、羽为五音，抑、扬、顿、挫为四势，五音分位，四势有时。唇音、舌音、齿音、牙音、喉音，还有气声，六部务须协作至微妙方可。唱此调，尤其要声情并茂。《后庭花》既是柔情的词牌，也是清纯的嘉卉，音韵要如拂抑之委婉、荷花之轻柔、飘烟之缭绕，恰如莺啼燕语芳菲似。来，再唱一遍……”

慧儿急得直掉泪，倒是张丽华紧张地站了起来，她望着皇妹，心里什么都明白了。她把头猛地一甩，披垂在身后的七尺长发飘旋起来，在头顶飘旋起一片乌云，乌云越来越小，最后盘旋成一团发髻。随即她将罗衫褪下，身上竟是一副软甲。她又从器架上“呛啷”一声拨出一把宝剑，转身跪在陈后主面前：“臣妾感念皇上恩宠，愿代皇上率兵出城退敌。陛下，臣妾愿为您赴汤蹈火，九死一生！陛下保重，臣妾告辞了！”

陈叔宝悲怆地看着张爱妃，木然转过身，镇静地对孔贵嫔说：“咱们把《后庭花》继续唱完。”

建康城外，众多隋兵扛着一根大木头，在号子声中猛撞城门，城门终于在连撞数下后洞开，“隋”字旗帜高高飘扬在城头。喊杀之声传来，隋兵如潮水般涌向城门。一身戎装的张丽华一看情形不对，立即掉转马上了内城墙。而此时，内外城中间，隋太子杨勇的大旗高高飘扬，后面大队隋兵涌入。城墙上的张丽华向远处眺望，一眼就看到了杨勇的大旗，她美艳无双的面孔展开一个冷冷的微笑，双手重重地向下一挥：“放。”

万箭齐射，羽箭破空，黑压压地飞向隋兵，隋兵倒下一大片。

猝不及防的杨勇一仰头，正好与张丽华来了个双目对视，杨勇仿佛被烫着了，浑身微微一怔。

内城的震天杀声传了过来，晋王杨广正带着一哨人马骑马奔来。杨广忙问李渊：“李将军，我皇兄呢？”

李渊四下一看，说：“晋王殿下，太子殿下领兵去攻内城，没想到被陈兵截死了外城门。现在外城无法再次攻进，而太子殿下在瓮城中安危堪忧啊！”

杨广闻言，举剑大吼：“攻进内城，救出太子。”

兵力悬殊的战斗总是结束得出人意外的迅捷，不消两个时辰，战场一片沉寂，目之所及，血流满地、僵尸相枕、鼓破旗折、刀残枪断。

杨勇坐在马上，看着南朝的战俘列队从他面前经过，一个个低垂着头，蓬头破衣、灰头土脸。突然，他看到了一张美艳无双的脸，他冲动地跳下马来，走到她的跟前，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张丽华面无表情地看他一眼，一双妙目宝光四射，令杨勇不由一阵晕眩。她语气冷傲地说：“本宫张丽华！”

原来，她就是那位唱《后庭花》的旷世美人、绝代娇妃！

杨勇不自觉地上前替张丽华擦去脸上的血污，心想，如此美丽的女人，怎么能出现在战场上。

张丽华突然睁开怒目，猛地朝杨勇脸上啐了一口。

杨勇不以为忤，反而笑道：“好，有兰馥之气，美人的吐沫就是香艳之至。”回头又吩咐，“押回俘虏营，好生看管。”

杨广带着李渊等杀进南朝后宫来，一队队后宫俘虏低首侧立在一边，只见偌大后宫内，亭台楼阁、水榭画廊、奇花异草，无不精美异常，令人目不暇接。杨广心中暗叹，都说陈后主是个好享受的主儿，果然是这样！

话说擒贼先擒王，无奈连后宫的草皮都翻了几茬，仍然不见陈后主的身影，他仿佛从空气中蒸发了。晋王杨广一边着李渊等人四处寻找，一边将陈后主的宝贝儿子深儿拉出来作诱饵。杨广示意侍将伍建章，伍建章会意，把深儿高高举起，“扑”的一声掼在台阶上，随即一命呜呼。有许多人别转了面孔，不忍心看这恐怖的一幕。俘虏队里有一个人突然纵身跳了出来，她猛地一挣，身上的绳索立断，随之脚起，踢飞身旁一个隋兵的大刀，她纵身接刀，发疯似的挥劈砍戮，连杀数人。

杨广等人不由得连连后退，才看清那是一个天生丽质的妙龄女子，她杏眼圆睁，像要喷出火来。杨广心头微微一动。说时迟那时快，隋将一拥而上，刀剑挑破了女子的衣服和皮肉，那女子鲜血直流，终寡不敌众，再次束手就擒。

杨广忙喝命停手，一边脱下战袍，慢慢披到那女子身上。后宫内鸦雀无声，众将士谁都不敢说话。

此人便是陈朝亡国公主陈慧儿。陈慧儿回头看了杨广一眼，一直憋着的眼泪，终于倾泻而出。

一队隋兵在后宫一个偏僻的井边找到了一个哀哀哭泣的小宫女。隋兵拾起一块石头要往井下砸，宫女拼命护住井口。隋兵拉开她，往下一瞧，正好与一脸惊恐的陈后主打了个照面。

杨勇、杨广、李渊等闻讯赶过来时，井下的陈后主和孔贵嫔已经被拉了上来，身上簌簌发抖。两人虽然衣饰华丽，却污脏不堪、蓬头垢面。

陈后主突然昂起头，对着杨广等人说：“朕就是弄不明白，我南朝与你北朝划江而治，已历时三百多年，井水不犯河水，应该彼此相安无事，你为什么非要毁我南朝？”

杨广一笑：“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乃天下之大势。再说了，天作逆，无话说，人作逆，不可恕。你身为亡国之君，难道就没有过错？”

陈后主闻言垂下头：“我恨我陈叔宝是一个文弱之人而没有虎狼之心，我恨我陈叔宝只有一己之私却没有国家之重，我恨我陈叔宝应该是一个闲人却偏偏当上了皇帝。我可以没有酒但不可以没有花，我可以没有国但不可以没有家……”

杨广不耐烦地打断他：“不要说了，这里不是赋诗的地方，现在更不是赋诗的时候。临死之前，还有什么话说？”

李渊与杨素几乎同时抽出佩剑。陈后主冷冷一笑，沉声道：“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说着便从怀里摸出一条白绫。陈后主双手托起白绫，很优雅地对张丽华、陈慧儿深深一鞠躬：“保重，朕先走一步。”

张丽华、陈慧儿等顿时哭倒在地。

太子杨勇回到住所，心绪不宁地来回踱步，不知道为什么，张丽华的一颦一笑总是在他脑中萦绕不绝。那双深潭似的大眼睛，像要把他吸进去似的。他唤来随身的一位士兵，对他耳语了几句。卫兵心领神会，赶紧去到关押陈朝俘虏的监狱。

正适杨广和李渊在巡视监狱，一听太子要亲自审问张丽华，两人相视一眼。杨广一挥

手，果决地说：“不可！陈朝钦犯全部要押回长安，由皇上处置！你回禀太子，就说李将军按大隋军法办事，不敢从命！”

太子听后，气得哆嗦着手指着门外：“反了，反了！李渊以为自己伐陈有功，眼睛里没有我这兵马大元帅了。你去告诉李渊，现在不是去提张丽华，而是命他亲自把张丽华给我押来！”

卫兵再次返回监狱，杨广的火气也上来了，他心想：你堂堂一大隋太子，为着个前朝的女俘，如此再三，简直脸都不要了。他冷冷地告诉太子的卫兵，这事怨不得李渊将军，皇上来时就有旨，钦犯一律不得擅自私放。再说，李将军战事疲惫，也该休息了。

杨广心思一转，便将太子羡慕张丽华美色之事，如此三番地告诉了太后独孤皇后。独孤后是一个性格强悍的女人，她毕生致力于打理家庭，帮助丈夫杨坚施展宏图大业，可以说没有她就没有大隋朝，杨坚对她是既爱又怕，言听计从。此时，独孤皇后已经为太子选择了她喜爱的女子元氏为妃。再说了，张丽华娇媚惑主，令陈后主沉迷女色，令陈朝迅速灭亡，这样的女子简直就是独孤皇后的眼中钉肉中刺。听罢杨广的话，她气得浑身发抖，喊着要传太子进宫。杨广忙说：“今日晚了，明日父皇将论功行赏，到时，太子若再次提出要张丽华，当着全体文武百官的面，母后再训斥他，不是作用更大么？”独孤皇后细想之下，觉得有理。她拍了拍杨广的肩膀，勉强地笑了一笑。

次日，朝堂之上，两班大臣文武分列，包括杨勇、杨广。张丽华、陈慧儿等一班陈朝被俘的宫人，以及众多掠来的金银，都在近旁。隋文帝、独孤皇后并坐在御座上。

隋文帝四下看了一眼，宏声道：“陈朝灭亡，南北一统。这是我大隋朝做了一件三百年来任何朝代都没有做成的大事。”杨素闪出来，上前答道：“这是托皇上的天威。”

隋文帝点点头，继续说：“今后天下太平，四海安乐。该封的也封了，该赏的也赏了。现在还有宫女、金银没有处理，朕想逐一赏赐给诸位。谁看中了什么，径直说来。”

杨勇立即道：“回皇上，皇儿本是太子，已封无可封，只求父皇将一人赏赐给皇儿，皇儿便万心俱足。”说罢，杨勇指着张丽华，“请父皇将她赏赐给皇儿。”

隋文帝看了张丽华一眼，但见那女子虽然低头跪着，却乌发如云、身姿妖娆，便问：“她是什么人？”

“陈后主的爱妃，张丽华。”

隋文帝轻松地笑了笑：“准奏。”

“不”。独孤皇后突然站了起来，面沉如水，目光如冰，“不行，红颜祸水。她既能害得了陈朝，就能害得了隋朝。来人，把这张丽华拖出去斩了。”

杨勇急中生智：“请母后恩准儿臣监斩张丽华。”孤独后看他一眼，说了个“准”字。

杨勇面露喜色，刚巧被独孤皇后瞥见，她冷冷一笑：“不。李渊，这监斩张丽华的事交给你办。并且，本宫要你提张丽华的人头来见。”

杨勇像泄了气的皮球，整个人都垮了下来。他没有看到，他的母后近乎厌恶地看了他一眼。

杨广将目光移到了别处，突然他看到了人群中的陈慧儿。比起几天前，她仿佛更加清丽脱俗，她微微抬着头，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眼神倨傲冷漠，一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绝然。然后，杨广的心，却在那一刻狂跳起来，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杨勇闷闷不乐地回到宫中，连他平素心爱的云昭仪也没有答理。

监狱里，暗淡的灯火照着张丽华凄凉的脸，更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美艳。她平静地拔下头上的发簪，在木栅栏上刻下一道深痕。这是她在人间的最后一个夜晚，也是陈后主的

五七祭期，他们阴阳两隔已经整整三十五天了。隔岸犹唱《后庭花》，那琴瑟相伴的日子，真像一场梦啊！如今的自己，形单影只，生亦何欢，死亦何苦！

不一会儿，两名狱卒进来，一言不发地押着张丽华往外走去。夜凉如水，张丽华站定身子，深深吸了一口气。

突然马蹄声响起，杨勇骑着快马一路奔驰而来，十几个东宫卫士骑马随后。杨勇奔马过来，一刀砍落张丽华的大枷。

张丽华缓缓抬头望着杨勇，眼睛里没有一丝波澜。杨勇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狱卒甲大叫：“你们要劫夺人犯吗？”

两个东宫卫士用刀逼住狱卒：“少废话，这是太子殿下，今天要亲自审问钦犯。”

另两个东宫卫士将张丽华拉入旁边停着的带篷马车里。张丽华傲然地转向杨勇：“太子休想在我身上打什么主意！”

狱卒吓得爬到杨勇的马前，跪在地上：“太子殿下！不可啊！这可是皇后娘娘的钦犯，李将军命令立即处决！”

杨勇恶狠狠地说：“滚开！本太子要亲自审问，你若敢阻挡，立斩刀下！”

李渊闻听太子劫走了张丽华，不由得冷汗直流。早晨朝堂上独孤皇后的脸色，是个人都能看明白啊，他这样不管不顾的，岂不为难死自己了？不过，他随即吩咐卫士去杀掉一个与张丽华年纪相仿的女犯，并将人头毁容之后，提去见皇后。卫兵正要往外走，李渊又把他叫了回来，叮嘱他去见皇后之前，先去东宫，提给太子过目。卫兵机灵地答应了。

东宫内，张丽华被重新穿戴起来，又恢复了往日的艳丽，乌光鉴人的七尺长发被两个宫女捧在身后，俨然又成了大隋的贵妃。

趁着周围无人，她摸出了陈后主生离死别时送给她的那块玉佩，陈后主温文尔雅的样子又出现在了面前，《后庭花》的韵律又回到了耳边，张丽华眼泪又流了出来。她对着玉佩轻声道：“皇上，臣妃并非贪生怕死，如果臣妃一死，就没有人替皇上报仇，就没有人替咱们的皇儿报仇，就没有人替江南覆灭的陈朝报仇。皇上，臣妃就是忍辱，也要偷生，只要我张丽华还有一口气在，就终究有一天……”

这时杨勇匆匆进来，张丽华赶紧忍住眼泪。

杨勇进来就趋近张丽华仔细地一瞧，温柔地问：“怎么哭啦？这大隋朝的宫殿，可一点不比陈朝的差啊。”说着，就用衣袖替张丽华拭去眼泪。

杨广回到晋王府，不由得把早上朝堂之事对萧后说了一遍。萧后风趣地说：“看不出太子倒是个一片痴心的情种呢。据说这陈朝后宫佳丽如云，不知道王爷有没有看得上的？”

杨广看了萧后一眼，欲言又止。这时，宇文成都匆匆进来，对杨广耳语了几句。杨广一听脸色大变。他下了大决心似的，对萧后说：“陈朝后宫的确有个叫陈慧儿的，见过几面……刚刚宇文大人说她今夜就要被处死在乱葬岗。”

萧后大度地笑了一笑：“那陈慧儿，臣妾也曾见过一眼，不仅你们男人看了喜欢，就是我们做女人的，看了也会怦然心动。”

两个时辰之后，陈慧儿沐浴罢，盛装出来，艳光照人。杨广心花怒放地看着她。萧后瞥了杨广一眼，对陈慧儿说：“南方的姑娘真是水灵啊，连女人看到了都想咬上一口。来，坐下，我比你年长几岁，咱们今后就姐妹相称。”

杨广听罢哈哈大笑：“如此甚合吾心。”

萧妃娇嗔地白了他一眼，转向陈慧儿：“听说南方女子，大都多才多艺，不知妹妹也有

哪些才艺？”

陈慧儿谦虚地说：“慧儿自幼笨拙，除了能吹洞箫之外，还会一点松骨之法。手法虽轻，但有内力贯注，循经而行、随脉起伏，能通壬督、可调阴阳，疏通筋络、激活血脉，浊者使清、僵者使柔。痺痿麻木之症，腰酸背痛之病，慧儿可以手到即除。”

萧妃转身对杨广说：“王爷殿下，臣妾有个主意。慧儿妹妹应该另有任用，她可以成为晋王府的人，但应该住在皇后宫中。皇后娘娘不是有腰酸背疼的固疾么？如果咱们能将慧儿妹妹献给皇后娘娘，咱们这份孝心，皇后娘娘能不领情？”看杨广不语，萧后又语重心长地说，“你和慧儿，来日方长。现在哪一个王子，不在皇上和皇后身边安插耳目？咱们既要考虑现在，更要顾到将来。”

见杨广点了头，萧妃拨下自己头上的玉簪，亲自给陈慧儿戴上。

这一日，心情大好的萧妃正和窦夫人一起游园。晋王府中有一大湖，湖中一座凉亭，花红柳绿，如同仙境一般。湖边，一棵茂密的大树上有树叶在簌簌地抖动。一个戴帽子的小厮杨兴儿手捧着果盘快步朝凉亭走去。突然，大树上缓缓垂下一个钓钩，一下子钩住了杨兴儿头上的帽子，帽子被钓了起来。小厮一手端住果盘，一手摸着脑袋，他跳了两跳，没有抓住帽子，帽子被缓缓地拉向茂密的树冠。杨兴儿无奈地撇着嘴朝树上望去。

树杈上，杨广的女儿如意郡主正缓缓收线，利落地从钓竿上把帽子摘下来。

杨兴儿见了忙道：“郡主，快快下来。王妃和窦夫人往后花园来了！”

如意公主心慌，脚一滑，从树杈上掉落下来，“扑通”一声摔进水里，溅起巨大的水花。如意公主在水中挣扎，侍女月儿慌忙从假山后跑出来，找到一根木棍递给如意。

窦夫人吃惊地看着水里狼狈的如意，又看看一脸不快的萧妃，问：“这是如意？！”

萧妃不好意思地说：“正是小女，不想越大越调皮了！”

窦夫人却不以为意，仔细端详了一番，惊喜道：“多年未见，竟出落得如此标致！”

萧妃摇摇头：“唉！这个冤家比小子还要调皮，都是我管教不周，让窦夫人见笑了！”

窦夫人笑着说：“孩子嘛！都是一样的调皮，我家世民也是这个年纪，这不，撂给我一封书信，就自己去寻他父亲去了！”

萧妃要如意回去把《女戒》抄写十遍，改日抽查！如意哪里听得进去，次日，就作小厮打扮，到大街游玩，她如出笼的小鸟般兴奋地东张西望。

街中心围绕着一圈人，如意好奇地钻了进去，只见一地痞涎皮赖脸地围着两个着红色衣裳的女孩子动手动脚，嘴里还不干不净地说：“小妞，跟大爷们走吧！大爷们保证能让你们舒舒服服的，过好日子。”

众地痞哈哈怪笑，一群老百姓在不远处围观，红衣女子冷眼以对。

如意气愤地问旁边的老汉：“这些混蛋欺负女人，怎么没人管？”

老汉忙示意她轻声：“这位小哥，可不敢高声。这几个是这街上的地头蛇，每天在此欺行霸市、欺男霸女，谁敢管他！”

如意愤怒地一跺脚：“今天小爷我倒要管管这闲事！”

老汉一把没拦住，如意已经冲了过去，张开双臂拦在红衣女前面：“你们这帮混蛋，都给我滚开！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欺负女人！”

地痞坏笑着走上来：“哟！你是哪根葱，竟然敢到你大爷的地盘来管闲事！”说罢，众地痞逼近如意。

如意有些心慌气短，却嘴硬：“我看你们敢！”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红衣女抢先出手，飞身跃起，双脚同时踢出，一下子就踹趴下两个地痞。

如意放松了神经，哈哈笑道：“哟，原来你会功夫啊！”却不想，这一失神，被一地痞抓住手腕。如意的帽子落地，一头秀发披散开，姿容异常秀美。

危急关头，宇文成都冲了过来，几下就把几个地痞拉开，又一手举起一个地痞：“谁要活命，赶紧叫我一声爷！”吓得地痞挣扎不已。

这时，李世民带着家将李诚骑马经过，不明状况的他上去就和宇文成都打在一起。

宇文成都忙说：“哎哎！我是来劝架的！你和我打什么劲啊！”

宇文成都力大无穷，武艺高强，李世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看李世民吃亏，李世民的家将一拥而上，和宇文成都混战在一起。

宇文成都把众家将纷纷抛出摔在地上，家将们一个个躺在地上疼得呲牙咧嘴。李世民又冲过去，宇文成都几招就把他制服，举起来要摔。

如意一看情形大乱，忙掏出晋王府的腰牌：“都给我住手！你们可认得晋王府的腰牌？”

宇文成都停下来：“晋王府？你是小郡主？”

如意正色道：“正是。快把人放下！”

红衣女子这时已远远退到一边，远远地望着如意：“难道她就是晋王府的小郡主？”

宇文成都忙把李世民放下，和李世民一起单膝跪倒：“属下参见郡主！”

如意急切地走到李世民和宇文成都身边，关切地询问：“谢谢你们二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敢问两位尊姓大名？”

宇文成都忙道：“属下宇文成都！”

如意故作老成地点头：“你就是宇文家的宇文成都啊！我听说过你。”说着转向李世民。

李世民忙说：“属下李世民！”

如意心里一动，眼神明显亮了亮：“哦！原来你就是李渊大将军的公子李世民啊！怪不得我觉得好像见过你一样。看来今天的事情是场误会，大家就到此为止吧！”

二、江都

平陈战事结束，大隋朝凯旋而归。南北一统，隋文帝杨坚踌躇满志，意气轩昂。这一天，杨坚在临光殿内对参加战事的文武百官论功行赏。御座上的杨坚满面喜色地看着跪在金阶上的众臣子。杨勇、杨广和李渊、宇文述、伍建章等伐陈立功将领都得到了封赏。

这一天，晋王府大摆宴席，侍女们整齐列在两边。杨广、萧妃坐在主位上，客位上坐着笑容满面的李渊一家三口。那李世民约莫十四五岁，眉目清俊、神采飞扬，翩翩一美少年也。

如意从门口探头探脑地往里望，突然看到了李世民，立刻欢蹦乱跳地跑到李世民的身边，一拍李世民的肩膀，大大咧咧地坐到李世民的旁边。

如意开心地说：“喂，你来啦！”

萧妃用眼神制止她，并让她一一见了礼。

如意一脸委屈地说：“娘总说我无礼，我还有个好礼物要送给世民哥哥呢。来，伸过手来。”

李世民微笑着伸过手，如意从袖子里拿出个东西，神秘地笑笑，一下子放进了李世民的袖子里。

李世民立刻瞪大了眼睛，随即惊恐万状地不停乱窜，碰翻了酒壶，酒水淌了一地。

如意看着狼狽不堪的李世民，装无辜地指着李世民：“咦？怎么搞的？世民哥哥，莫非你身上有了跳蚤吗？”

李渊责备地喝道：“世民，为何如此不雅？”

李世民哀怨地看看如意不说话，如意装无辜地冲李世民眨眼睛，乐不可支。

李世民身上的小猫还在窜动，李世民四处捕捉，终于捉到，提着小猫的尾巴出来。

所有的人都愣住了，只有如意还在嬉笑。

萧妃怒不可遏：“如意！你身为郡主，这成何体统！还不给我退下！”

如意冲着李世民做了个鬼脸，欢快地跑走了。

送别了李渊一家，杨广和萧妃缓缓地往回走，一边说着话。

萧妃若有所思地说：“如今，太子的势力越来越大，依太子的脾性，他日正位，不知道有没有你这个亲弟弟的好日子过。殿下，你可想过这个？如今如意年已长成，在家中调皮任性，像她这个年纪，我已经嫁给王爷您了，还是早点给她订门亲事的好。联姻，也是增加实力的好办法。”

没曾想，一溜花丛后面，如意正在侧耳静听。事关自己终身，她不由得轻手轻脚地往前挪动着，跟上杨广和萧妃的脚步偷听。

萧妃沉吟了一下，说：“王爷觉得宇文成都怎样？他前日在庙里力举大鼎，有万夫不当

之勇，其父宇文文化及为濮阳郡公，其祖宇文述如今又拜为寿州刺史总管，宇文述的其他三个儿子除了宇文惠及也都可堪重用。”

杨广点点头：“宇文述对本王忠心耿耿，那日在朝堂上坚辞不受赏赐，向父王诉说本王的功劳，本王心中非常感动。再说宇文成都也是一员虎将，虽然过于强悍了些，他日定会有所作为，如此甚好！”

如意突然从花丛后蹦了出来：“好什么好？我才不要嫁给那个宇文成都，呆头呆脑的，一点都不好玩！”

萧妃生气地说：“如意，谁让你躲在此地偷听大人说话的？大人说话小孩子不准插嘴。”

如意几乎要哭出来：“人家又不是故意的，谁让你们背后偷偷说我的！母亲，这可是女儿的终身大事，我可不想去做你们换取利益的筹码！那个宇文成都我是至死不嫁，你们要是敢把我嫁给他，我就去浪迹天涯，让你们再也找不到我！”

萧妃大怒，喝道：“你敢！”

杨广忙劝道：“好了，好了，此事容后再议！如意啊！你如今已经是大姑娘了，也不要太顽皮任性了，你看人家世民只比你大几岁，却如此彬彬有礼、规规矩矩，哪像你，站无站相，坐无坐相，哪里像一个待字闺阁的郡主嘛！”

如意听罢，像是找到了靠山，跑过去拉住杨广的胳膊撒娇：“父王，女儿还小嘛，不要把女儿嫁给那个臭男人嘛！”

这一天的东宫特别热闹，高颖、伍建章等太子派大臣纷纷来送礼庆贺太子伐陈归来。宴会厅内大摆宴席，桌子上摆满了酒肉佳肴，大臣们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在说话。太子杨勇从客厅出来。

李纲突然匍匐在杨勇面前，哭着说：“太子殿下，皇上生性节俭，殿下如此大排筵宴，恐皇上会见怪！”杨勇气极，不作理睬。

鼓乐声声，轻歌曼舞，一切都没有因为李纲的劝阻而停下来。杨勇搂着云昭仪正在观看歌姬们跳舞，眼睛盯着歌姬们扭动的腰肢，嘴上吃着云昭仪递来的西瓜，又双目忙乱而专注地看着各色美女。

突然，独孤皇后的御辇在东宫门前悄然停下。正要出门的李纲慌忙跪下，想给里面的太子通风报信，故意高声地喊道：“臣恭迎皇后娘娘驾到！”

杨勇听见李纲的喊声，吓得匆忙推开云昭仪，冲那些歌姬呵斥：“还不快滚下去。”他整整衣服下了坐席，云昭仪也慌忙理理头发站起身来。

独孤后已经站在了门口，一脸平静地说：“都别急着走！”

独孤后瞪了一眼杨勇身边的云昭仪，厉声说：“你眼里还有我这个母后吗？你瞧瞧你弄的这帮妖精，一个个都是那刮骨的刀子，吸血的妖孽！你正当壮年，不心怀社稷为你父王分忧，每日里就只知贪图淫乐，莺歌燕舞，你可还记得你是大隋的太子吗？你可知酒色误国！”

杨勇低着头狼狈地说：“儿臣知错！”

正在这时，杨广府里穿着粗布衣裳的杨兴儿进来了，手中举着金疮药。他见了独孤后，倒身便拜：“皇后娘娘、太子殿下，晋王殿下命杨兴儿给太子殿下送来金疮药。”

杨勇见来了一救场的，马上问：“哪儿来的金疮药？”

杨兴儿回话：“晋王殿下和萧妃娘娘一起上山采药，亲自熬煎而成，说太子殿下伐陈受伤，此药甚灵，太子殿下早日康复，是大隋之福份。”

独孤后动容地点头：“男儿，你该学学你二弟，你看看这杨兴儿也是晋王府的人，可衣衫上打的是补丁。大隋建朝初期，理该如此节俭啊。”

早朝时，隋文帝感叹：“我大隋朝自开皇元年至今，已做下许多前无古人，后面也未必有来者的大事。譬如南北重新统一，譬如推行三省六部制，譬如创建科举制度……”

座下有唐公李渊、越国公杨素，大臣伍建章、韩擒虎、高颖等，纷纷点头称是。这时，晋王杨广插话：“其实还有一件大事可做。”

隋文帝感兴趣地问：“说来听听。”

杨广胸有成竹地说：“南北虽然统一了，但南北并没有真正打通。咱们大隋朝有两条大河，北方的黄河，南方的长江，黄河可以使北方成为政治中心，长江可以使南方成为经济中心，这两个中心如果有一条大河能将彼此连接起来，今后漕运、贸易、游乐、灌溉……”

隋文帝沉吟道：“想法甚好，但谈何容易。”

杨广道：“是的，黄河与长江都是自西向东，就着地势由高而低，天然冲刷而成。从北到南，如果想有一条大河连通，只有依靠人工挖掘，确实非同小可，但是……”

隋文帝忙说：“但是什么？”

“但是只有以非常之力，方能成非常之壮举。父皇，咱们如果再掘一条北到涿州、南到余杭，贯通海河、淮河、黄河、长江乃至钱塘江这五大水系的大运河，其功之伟，绝不在秦始皇的万里长城之下……”

杨坚听得频频点头，说：“此真百年大计也。”

杨广一听忙连连称是，又说：“儿臣想远赴江都扬州，听取民意。”杨坚准奏。

回到宫中，杨广对萧妃如此这般说了一回，萧妃听了也喜不自胜，远去扬州避开朝廷是非，以退为进之计甚好！她要杨广择日去向独孤后辞行。

当晚的仁寿宫内，杨广跪伏在独孤后的膝前，声泪俱下地哽咽道：“母后，儿臣此去扬州，母后要保重身体，儿臣他日若有命回来，再来孝敬母后！”

独孤后忙说：“皇儿何出此言？此去扬州虽然路遥，可只要皇儿想回来看望母后，快马加鞭，不出半月就可回来啊！”

杨广眼中流泪：“儿臣生性愚钝，不识忌讳，因念母恩难报，时常进宫问安，不想皇兄疑儿臣觊觎太子之位，对儿臣横加指责……儿臣恐离母日久，被皇兄背后诬陷，等不到回来再孝顺母后，就身首异处了！”说完便用袖子拭泪。

独孤后听了，想到杨勇素日的种种行径，也垂下泪来：“广儿至孝，母后能不知晓！皇儿到扬州后安心政务，为免太子陷害，非母后密诏不得进京！数月之后，母后自有主意。”

不日，杨坚率太子杨勇、越公杨素、唐公李渊和文武百官来给杨广一家送行。

萧妃和如意已经坐在车里，萧妃若有所思地望着这盛大的送行场面，如意则不时有所企盼地往后望望。

突然斜刺里冲出一匹马，上面坐的正是李世民，李世民摇动着手中的一个红色锦囊，挥手高喊：“等一等！”

送行众人的目光都被李世民吸引过去。

如意回头看到李世民，惊喜地：“快停车，停车！”说着从车上跳了下去。

李世民的快马已经跑到了近前，他跳下马来欣喜地望着如意，递上手中的红色锦囊：“给你的！”

如意惊喜地打开，却是一只玲珑剔透的玉兔坠子。

如意红着脸，调皮地问：“你怎么知道我属兔？”

李世民一本正经地说：“天机不可泄露！”

如意亲昵地打了李世民一下：“去你的！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还以为今天见不到你了！”

这下轮到李世民脸红了，他嘟囔道：“我去外地看姐姐，刚刚回来，听母亲说，父亲来十里亭给你父王送行，我就抄近路跑来了！”

如意坐回马车，慢慢放下帘布，也关住了李世民恋恋不舍的眼神。远处，宇文成都骑马过来远远地看着李世民。

杨坚望着这对小儿女依依不舍的样子问：“这少年是谁家的公子？”

李渊无奈出列：“禀皇上，是犬子！”

杨坚若有所思地说：“哦，两小无猜，倒是一对佳偶！”

李渊用眼角余光看到杨勇阴冷的目光，不由心头一凛。

杨广不知道，他此去遥遥的扬州城，正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去年刚刚遭了蝗灾，今年又遭受水灾，一连三年粒米未收，百姓们为了活命已经开始易子而食。

这一日，到了扬州城外，杨广分明感到一股凄然的寒意遍布全身。虽然一路之上听到不少关于扬州的传闻，然而，亲眼目睹这方圆百里之内人烟断绝、饿殍遍野的景象，仍然叫人忍不住落下泪来。

河边有几个贫苦的女人正在边哭边扬撒瓦罐里的骨灰……两个父亲愁眉苦脸，两个插着草标的孩子哭哭啼啼，难舍难分。一大群灾民哭嚎声响起一片。

杨广和萧妃下了马车，望见两个哭啼的孩子，疾步走过去，萧妃慈爱地扶住两个孩子的肩膀，说：“孩子们，不要哭了，是不是饿了？来，我这里有馒头给你们吃！”

随侍递上两个馒头，两个孩子接过馒头并没有吃，而是同时可怜巴巴地递给自己的父亲。

百姓们三三两两地围拢过来，跪在杨广面前。

杨广示意随从把馒头分发给百姓，百姓们饥饿地争食，很快扭打成一片。

杨广哽咽地说：“本王无能啊！你二人速带自己的孩子归家，不日本王就会发放赈济粮食。本王已经连上三道奏章要朝廷拨款赈粮，奈何至今粮食还未见下拨。本王在京城有酒肆一间，已经着人变卖，届时会变些米面粟麦运来。”

萧妃拉拉杨广的衣袖，说：“殿下，变卖酒肆一时恐怕远水难解近渴！臣妾还有一些手饰，马上拿出来全部变卖了，去换些米粮，先开设个粥棚也好！”

杨广深情地看着萧妃，点了点头。

姬威受杨勇指派，来江南搜寻美女。此刻正骑着高头大马而来，后面跟着两个东宫的随从。姬威捂着鼻子，看都没往粥棚看。

正在盛粥的杨广却已经看到姬威，一边盛粥一边招呼姬威：“姬大人，我的粥味道如此之差吗？你怎么还把鼻子捂住！”

姬威回头望了一眼一身布衣的杨广，一惊，忙翻身下马上前施礼：“晋王殿下，微臣怎么也没料到您会在此亲自给这帮臭……不，灾民舍粥！晋王殿下真是宅心仁厚、心怀黎民啊！”

杨广把勺子交给旁边的宫人，引着姬威走进屋里。姬威望着屋里寒酸的摆设，震惊道：“真没想到晋王殿下是如此节俭。”

杨广一笑，说：“姬大人请坐！不知姬大人可曾用饭？”

姬威说：“微臣赶路匆忙，实在不曾用过！”

“如此正好，本王也未曾用过！来人啊！去粥棚里给我和姬大人各取一碗粥来！”

姬威左右看看无人，压低声音说：“卑职听说晋王殿下上的几道催要赈济的奏折在太子手里押着！太子初审各地奏折再报皇上，可太子吃喝玩乐，哪有心思阅奏折啊。”

杨广气愤地一拍桌子站起：“太子好大的胆子，与我有私怨也就罢了，竟然置黎民于水火而不顾！我一定禀明父皇，绝不姑息。”

姬威忙附和道：“晋王殿下说得是。太子可能有所不知，那张丽华更名陈遗爱，顺从了太子，可太子欲壑难填。”

杨广闻言，蓦地黯然，一屁股坐到椅子上，没有作声。

姬威未有丝毫察觉，只是感慨道：“晋王殿下如此体贴爱民、勤俭节约，如若不入主东宫，真乃黎明无福社稷大憾啊！”

杨广无奈地摇摇头，托姬威带一封书信给杨素杨大人。